

經義考

□ 12

964

44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1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一

趙氏 沆 春秋集傳

十五卷

存

沆自序曰春秋聖人經世之書也書成而孔子卒當時弟子蓋僅有得其傳者歷戰國秦漢以及近代說者殆數十百家其深知聖人制作之原者孟氏而已孟氏之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正竊取之矣此孔門傳春秋學者



之微言而制作之原也自孟氏以來鮮有能推是說以論春秋者左氏有見於史故常主史以釋經公羊穀梁有見於經故據經以生義後世舍三傳無所師承故主左氏則非公穀主公穀則非左氏二者莫能相一其有兼取三傳者則臆決無據流通失中其厭於尋繹者則欲盡舍三傳直究遺經分異乖離莫知統紀使聖人經世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則其來久矣至永嘉陳君舉始用二家之說參之左氏以其所不書實其所書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為得學春秋之要在三傳後卓然名家然其所蔽則遂以左氏所錄為魯史舊文而不知策書有體夫子所據以加筆削者左氏亦未之見也左氏書首所載不書之例皆史法也非筆削之旨公羊穀梁每難疑以不書發義實與

左氏異師陳氏合而求之失其本矣故於左氏所錄而經不書者皆以為夫子所削則其不合於聖人者亦多矣由不考於孟氏而昧夫制作之原故也蓋嘗論而列之策書之例十有五一日君舉必書非君命不書二曰公即位不行其禮不書三曰納幣逆夫人夫人至夫人歸皆書之四曰君夫人薨不成喪不書葬不用夫人禮則書卒君見弑則諱而書薨五曰適子生則書之公子夫人在位書卒六曰公嫁女為諸侯夫人納幣來逆女歸娣歸來媵致女卒葬來歸皆書為大夫妻書來逆而已七曰時祀時田苟過時越禮則書之軍賦改作踰制亦書於策此史氏之錄乎內者也八曰諸侯有命告則書崩卒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於策九曰

雖霸主之役令不及魯亦不書十曰凡諸侯之女行惟王
后書適諸侯雖告不書十一曰諸侯之大夫奔有玉帛之
使則告告則書此史氏之錄乎外者也十二曰凡天子之
命無不書王臣有事為諸侯則以內辭書之十三曰大夫
已命書名氏未命書名微者名氏不書書其事而已外微
者書人十四曰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尊師衆
稱某帥師君將不言帥師十五曰凡天災物異無不書外
災告則書之此史氏之通錄乎內外者也筆削之義有八
一曰存策書之大體凡策書之大體曰天道曰王事曰土
功曰公即位曰逆夫人夫人至世子生曰公夫人外如曰
薨葬曰孫曰夫人歸曰內女卒葬曰來歸曰大夫公子卒
曰公大夫出疆曰盟會曰出師曰國受兵曰祭祀蒐狩越

禮軍賦改作踰制外諸侯卒葬曰兩君之好曰玉帛之使
凡此之類其書於策者皆不削也春秋魯史也策書之大
體吾不與易焉以為猶魯春秋也二曰假筆削以行權春
秋撥亂經世而國史有恒體無辭可以寄文於是有書有
不書以互顯其義書者筆之不書者削之其筆削大凡有
五或畧同而存異公行不書致之類也或畧常以明變釋
不朝正內女歸寧之類也或畧彼以見此以來歸為義則
不書歸以出奔為義則殺之不書之類也或畧是以著非
諸侯有罪及勤王復辟不書之類也或畧輕而明重非有
關於天下之故不悉書是也三曰變文以示義春秋雖有
筆有削而所書者皆從主人之辭然有事同而文異者有
文同而事異者則予奪無章而是非不著於是有變文之

法焉將使學者即其文之異同詳畧以求之則可別嫌疑明是非矣四曰辨名實之際亦變文也正必書王諸侯稱爵大夫稱名氏四裔大者稱子此春秋之名也諸侯不王而霸者與中國無霸而吳楚橫大夫專兵而諸侯散此春秋之實也春秋之名實如此可無辨乎於是有去名以全實者征伐在諸侯則大夫將不稱名氏中國有霸則楚君侵伐不稱君又有去名以責實者諸侯無王則正不書王中國無霸則諸侯不序君大夫將畧其恒稱則稱人五曰謹內外之辨亦變文也楚至東周僭王猾夏故霸者之興以攘卻爲功然則自晉霸中衰楚益侵陵中國俄而入陳圍鄭平宋盟於蜀盟於宋會於申甚至伐吳滅陳滅蔡假討賊之義號於天下天下知有楚而已故春秋書楚事無不一致其嚴者而書吳越與徐亦必與中國異辭所以信大義於天下也六曰特筆以正名筆削不足以盡義而後有變文然禍亂既極大分不明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變文猶不足以盡義而後聖人特筆是正之所以正其名分也夫變文雖有損益猶曰史氏恒辭若特筆則辭旨卓異非復史氏恒辭矣七曰因日月以明類上下內外之無別天道人事之反常六者尚不能盡見則又假日月之法區而別之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畧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畧其以日爲恒則以不日爲變以不日爲恒則以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恒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恒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屬辭比事以求之則筆削變文特筆既各以類明而日月又相爲經緯無

微不顯矣八曰辭從主人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夫子作經唯以筆削見義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而所是正亦不多見故曰辭從主人此八者實制作之權衡也然聖人議而弗辨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善而見錄則爲褒惡而見錄則爲貶其褒貶以千萬世人心之公而已聖人何容心哉辭足以明義斯已矣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知春秋存策書之大體而治乎內者恒異乎外也則謂之夫子法書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春秋假筆削以行權而治乎外者恒異乎內也則謂之實錄者不足以言春秋矣知一經之體要議而弗辨則凡謂春秋賞人之功罰人之過去人之族黜人之爵褒而字之貶而名之者亦不足以論聖人矣故學者必知策書之例然後筆削之義可求筆削之義既明則凡以虛辭說經者其刻深辨急之說皆不攻而自破苟知虛辭說經之無益而刻深辨急果不足以論聖人也然後春秋經世之道可得而明矣雖然使非孟氏之遺言尚在則亦安能追求聖人之意於千數百年之上也哉訪自早歲獲聞資中黃楚望先生論五經旨要於春秋以求書法爲先謂有魯史書法有聖人書法而妙在學者自思而得之乃爲善也於是思之者十有餘載卒有得於孟氏之言因其說以考三傳及諸家陳氏之書而具知其得失異同之故反覆推明又復數載然後一經之義始完屬辭比事莫不燦然各有條理游經離亂深恐失墜乃輯錄爲書以謂後世學春秋稍知本末者賴有左氏而已故取左氏傳爲之補

注欲學者必以考事爲先其文與義則三傳而後諸家之說苟得其本真者皆傳以已意暢而通之名曰春秋集傳凡十五卷尚意學者溺於所聞不能無惑別撰屬辭八篇發其隱蔽傳諸同志以俟君子或有取焉

但尚諡後序曰春秋集傳有序東山先生所著初橐始於至正戊子一再刪削迄丁酉歲成編旣而復著屬辭義精例密乃知集傳初橐更須討論而序文中所列史法經義猶有未至且謂屬辭時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言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歲在壬寅重著集傳方草創至昭公二十七年乃疾疢難危閣筆未續序文亦不及改洪武己酉仲冬先生遽謝世矣尚諡受教門墻頗久獲窺先生著述精思妙契之勤嘗俾其校對編抄間

有千慮一得先生不以其愚妄或俯從是正者有之竊惟先生於是經所謂一生精力盡於此者誠足以破聚訟未決之疑而發千載不傳之秘顧乃功虧一簣集傳未及成書所幸初橐具全其義例之精有屬辭可據尚諡愚暗然執經有年是以不避僭踰始自昭公二十八年訖於獲麟并序中條陳義例一節輒加按定其全書有訛誤疎遺者就用考正庶幾與屬辭歸一而前後詳畧相因其義例文辭悉據先生成說特施隱括而已初未敢以臆見傳會其間也謹遵治命分爲一十五卷旣脫橐藏之東山精舍以俟君子修飾焉

汪元錫後序曰東山趙先生著春秋集傳屬辭左氏注解共若干卷屬辭左氏解汪左丞刻之東山書院惟集傳無

聞弘治閒篁墩先生嘗徧求不獲正德戊辰予偶知是書
藏於程文富氏屢借抄不獲嘉靖戊子提學御史東阿劉
君按徽下令求是書予語有司就文富氏索之而後是書
始出然則斯文之顯晦固有時耶劉君以原本藏之學宮
休邑劉判簿時濟恐其抄錄日久不免魯魚亥豕之譌屬
夏司訓鐘重加校正捐俸刻之俾與屬辭並行於世嗚呼
春秋者聖人之刑書也夫子生丁季世有德無位於是假
魯史以修經褒善貶惡垂法萬世東山先生聖人之徒也
憤元之亂甚於春秋築居東山集傳諸書之作固吾夫子
修經之意也先生一出與左丞起兵保捍鄉井十有餘年
一郡晏然此吾夫子相魯會齊夾谷却萊兵之時也先生
其善學夫子者乎世人讀先生之書與先生之文者知其
問學不在宋潛溪諸公下而不知先生平生慷慨大節亦
且卓卓如是予忝先生郡人恨生也晚不得供灑埽之役
判簿君以刻書之故相諭遂不辭而為之序

春秋屬辭

十五卷

存

仿自序曰六經同出於聖人易詩書禮樂之旨近代說者
皆得其宗春秋獨未定於一何也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
而又不由春秋之教也昔者聖人既作六經以成教於天
下而春秋教有其法獨與五經不同所謂屬辭比事是也
蓋詩書禮樂者帝王盛德成功已然之迹易觀陰陽消息
以見吉凶聖人皆述而傳之而已春秋斷截魯史有筆有

削以寓其撥亂之權與述而不作者事異自高弟如游夏
尚不能贊一辭苟非聖人爲法以教人使考其異同之故
以求之則筆削之意何由可見乎此屬辭比事所以爲春
秋之教不得與五經同也然而聖人之志則有未易知者
或屬焉而不精比焉而不詳則義類弗倫而春秋之旨亂
故曰屬辭比事而不亂深於春秋者也有志是經者其可
舍此而他求乎左氏去七十子之徒未遠而不得聞此故
雖博覽遺文畧見本末而於筆削之旨無所發明此所謂
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秋之教者也公羊穀梁以
不書發義啖趙二氏纂例以釋經猶有屬辭遺意而陳君
舉得之爲多庶幾知有春秋之教者然皆泥於褒貶不能
推見始終則聖人之志豈易知乎若夫程張邵朱四君子
者可謂知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屬辭比事有未暇數數焉
者此五經微旨所以闇而復明春秋獨鬱而不發也自是
以來說者雖衆而君子謂之虛辭夫文義雖雋而不合於
經則謂之虛辭可也而亦何疑於衆說之紛紛乎善乎莊
周氏之言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弗辨此制作
之本意也微言旣絕教義弗彰於是自議而爲譏刺自譏
刺而爲褒貶自褒貶而爲賞罰厭其深刻者又爲實錄之
說以矯之而先王經世之志荒矣此君子所謂虛辭者也
故曰春秋之義不明學者知不足以知聖人而又不由春
秋之教也豈不然哉閒嘗竊用其法以求之而得筆削之
大凡有八蓋制作之原也春秋魯史也雖有筆有削而一
國之紀綱本末未嘗不具蓋有有筆而無削者以爲猶魯

春秋也故其一曰存策書之大體聖人撥亂以經世而國書有定體非假筆削無以寄文故其二曰假筆削以行權然事有非常情有特異雖筆削有不足以盡其義者於是

有變文有特筆而變文之別爲類者曰辨名實曰謹華裔故其三曰變文以示義其四曰辨名實之際其五曰謹内外之辨其六曰特筆以正名上下内外之殊分輕重淺深之弗齊雖六者不能自見則以日月之法區而別之然後六義皆成無微不顯故其七曰因日月以明類自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文然特筆亦不過數簡故其八曰辭從主人是皆所謂議而弗辨者也雖然使非是經有孔門遺教則亦何以得聖人之意於千載之上哉乃離經辨類析類爲凡發其隱蔽辨而釋之爲八篇曰春秋屬辭將使學者由

春秋之教以求制作之原制作之原既得而後聖人經世之義可言矣安得屬辭比事而不亂者相與訂其說哉

宋濂序曰春秋古史記也夏商周皆有焉至吾孔子則因魯國之史修之遂爲萬代不刊之經其名雖同其實則異也蓋在魯史則有史官一定之法在聖經則有孔子筆削之旨自魯史云亡學者不復得見以驗聖經之所書往往混爲一塗莫能致辨所幸左氏傳尚明魯史遺法公羊穀梁二家多舉書不書以見義聖經筆削麤若可尋然其所蔽者左氏則以史法爲經文之書法公穀雖詳於經義而不知有史例之當言是以兩失焉爾左氏之學既盛行杜預氏爲之注其於史例推之頗詳杜氏之後惟陳傅良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斯

固讀春秋者之所當宗而可憾者二氏各滯夫一偏未免如前之蔽有能會而同之區以別之則春秋之義昭若日星矣奈何習者多忽焉而弗之察其有致力於此而發千古不傳之祕者則趙君子常其人乎子常蚤受春秋於九江黃先生楚望先生之志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其學以積思自悟必得聖人之心爲本嘗語子常曰有魯史之春秋則自伯禽至於頃公是已有孔子之春秋則起隱公元年至於哀公十四年是已必先考史法然後聖人之筆削可得而求矣子常受其說以歸晝夜以思忽有所得稽之左傳杜注備見魯史舊法粲然可舉亟往質諸先生而先生歿已久矣子常益竭精畢慮幾廢寢食如是者二十年一旦豁然有所悟入且謂春秋之法在乎屬辭比事而已於是離析部居分別義例立爲八體以布列之集杜陳二氏之所長而棄其所短有未及者辨而補之何者爲史策舊文何者是聖人之筆削悉有所附麗凡暗昧難通歷數百年而弗決者亦皆迎刃而解矣遂勒成一十五卷而名之曰春秋屬辭云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矣濂頗觀簡策所載說春秋者多至數十百家求其大槩凡五變焉其始變也三家競爲專門各守師說故有墨守膏肓廢疾之論至其後也或覺其膠固已深而不能行遠乃倣周官調人之義而和解之是再變也又其後也有惡其是非淆亂而不本諸經擇其可者存之其不可者舍之是三變也又其後也解者衆多實有溢於三家之外有志之士會萃成編而集傳集義之書愈盛焉是四變也又其後也

患恒說不足聳人視聽爭以立異相雄破碎書法牽合條
類譁然自以為高甚者分配易象逐事而實之是五變也
五變之紛擾不定者蓋無他焉由不知經文史法之殊此
其說愈滋而其旨愈晦也歟子常生於五變之後獨能別
白二者直探聖人之心於千載之上自非出類之才絕倫
之識不足以與於斯嗚呼世之說春秋者至是亦可以定
矣如濂不敏竊嘗從事是經辛勤鑽摩不為不久卒眩衆
說不得其門而入近獲締交於子常子常不我鄙夷俾題
其書之首簡濂何足以知春秋閒與一二友生啓而誦之
見其義精例密咸有據依多發前賢之所未發子常可謂
深有功於聖經者矣濂何足以知春秋輒忘僭踰而序其
作者之意如此子常姓趙氏名沆歛休寧人隱居東山雖

疾病不忘著書四方學子尊之為東山先生

卓爾康曰子常集傳屬辭文瞻事核體大思精真可謂集
春秋之大成成一經之鉅製矣中間亦有穿鑿稍過瑣屑
難名而日月諸義尤無是理然白璧微瑕不足玷也

春秋左氏傳補注

十卷

存

沆自序曰黃先生論春秋學以左邱明杜元凱為主所謂
魯史遺法既於左氏傳注中得之而筆削微旨殊未能潛
窺其罅隙後思禮記經解始悟春秋之學只是屬辭比事
法公穀所發書不書之義陳止齋因之以考左傳正是暗
合此法故其筆削義例獨有根據所可惜者偏於公穀與

杜元凱正是合得一邊乃以陳合杜舉經正史以章指附入左傳集解中屬辭比事以考之今屬辭書中八體由此得其六七後考日月之法傳中事實鉅細往往脗合為益甚多其他傳會處與凡例之謬為先儒所攻者并論之然前輩知左氏義例之背謬而不知其事實之可據知後傳論世變之可取而不知其以書法解經在三傳後獨能發筆削之權此補注所以不能已也

春秋師說

三卷

存

坊序曰黃先生所著經說曰六經辨釋補注曰翼經罪言曰經學復古樞要等凡十餘書所舉六經疑義共千有餘條其篇目雖殊而反覆辨難使人致思以求失傳之旨則一而已蓋先生中歲嘗為易春秋二經作傳既又以去古益遠典籍殘闕傳注家率多傳會故必積誠研精有所契悟而後可以窺見聖人本真若所得未完而亟為成書恐蹈前人故轍遂閣筆不續務為覃思久之乃稍出諸經說以示學者欲其各以所示疑義反求諸經因已成之功而益致其力塗轍既正戶庭不差而學者日衆則何患乎經旨之不大明也嗚呼先生於經學所以待天下後世之士者如此吾黨小子其可勿勉乎坊自弱冠即往拜先生於九江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九口授學易春秋致思之要具有端緒而顓愚不敏往來館下數歲無千慮之一得焉既而於春秋大旨一旦若發蒙蔽急往請益比至則先生捐

館矣乃即前諸書中取凡為春秋說者參以平日耳聞去其重複類次為十有一篇分三卷題曰春秋師說訪誠愚不敏其敢自畫於斯慨思微言蓋將沒身而已歲至正戊子八月又自述曰黃先生於春秋只令熟讀三傳於三傳內自有向上工夫謂二百四十二年之外自伯禽至魯國亡之春秋史官相承之法也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隱公元年至獲麟之春秋聖人之法也先生既捐館春秋微言頗有可思乃撝取諸書中說春秋處參以所聞輯為春秋師說三卷

李騰鵬曰子常受業於黃楚望作春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左氏補注春秋師說以為學者用力之階金居敬總序曰春秋趙氏集傳十五卷屬舜十五卷左氏傳補注十卷師說三卷皆居敬所按定始資中黃先生以六經復古之說設教九江嘗謂近代大儒繼出而後朱子四書之教大行然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每患二經學者各以才識所及求之苟非其人雖問弗答其所告語亦皆引而不發姑使自思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者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文正公獨敬異焉趙先生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之如是者數年覺所疑漸解慨然有負笈四方之意乃往九江見黃先生稟學焉盡得其所舉六經疑意千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嘗往淳安質諸教授夏公夏公

殊不謂然乃爲言其先君子安正先生爲學本末甚悉久之先生復念黃先生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黃公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公教授洪都先生再往見焉夏公問易象春秋書法何如先生以所聞對夏公猶以枉用心力爲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先生敬起謝之然於二經舊說訪求索考未嘗少後也遂如臨川見學士雍郡虞公公與黃先生有世契一見首問黃公起居先生閒日爲言黃先生著書大意與夏公所以不然者時江西憲私試請題虞公即擬策問江右先賢名節文章經學及朱陸二子立教所以異同先生識其意即具對卒言劉侍讀有功

聖經及舉朱子去短集長之說虞公大善之授館於家以所藏書資其玩索袁公誠夫吳文正公高第弟子也集其師說爲四書日錄義多與朱子異求先生校正其書先生悉摘其新意極論得失袁公多所更定至論春秋則確守師說不變先生亦以所得未完非口舌可辨自是絕不與人談嘗以爲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注所由作也旣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爲春秋傳又恐學者枯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二書相爲表裏而春秋

本旨煥然復明然後知六經失傳之旨未嘗不可更通黃先生有志而未就者庶可以無憾惜乎書成而黃先生與諸公皆謝世久矣雖然習實生常雖賢者不能自免黃先生力排衆說創爲復古之論使人思而得之其見卓矣使非先生蚤有立志公聽並觀潛思默識自任不回則亦豈能卒就其業也哉當先生避地古朗山時居敬與妻姪倪尚諠實從山在星谿上游高寒深阻人跡幾絕故雖疾病隱約而覃思之功日益超詣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因得竊聞纂述之意與先難後獲之由乃備述其說於末簡庶有志是經者毋忽焉其夏氏先天易說先生嘗以質諸虞公虞公復以得於前輩者授之於是遂契先天內外之旨而後天上下經卦序未易知也嘗得廬陵蕭漢中氏易說以八卦分體論上下經所由分與序卦之意如示諸掌然上無徵於羲皇成卦之序下無考於三聖彖象之辭則猶有未然者及春秋本旨旣明乃悟文王據羲皇之圖以爲後天卦序采夏商之易以成一代之經蓋與孔子因魯史作春秋無異然後知黃先生所謂周易春秋經旨廢失之由有相似者蓋如此故以思古吟等篇及行狀附於師說之後庶幾方來學者有所感發云爾

錢謙益曰子常於春秋發明師說本經會傳度越漢宋諸儒當爲本朝儒林第一

春秋金鎖匙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八終

弟子和州傅啓忠覆校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 三十二

汪氏克寬 春秋胡傳附錄纂疏

三十卷

存

虞集序曰昔之傳春秋者有五家而鄒夾先亡學春秋者據左氏以記事以觀聖筆之所斷而或議其浮華與經意遠者多矣是以公穀據經以立義專門之家是以尚焉唐啖趙師友之閒始知求聖人之意於聖人手筆之書宋之大儒以爲可與三傳兼治者明其能專求於經也然傳亡

存者惟纂例等書意其傳之所發明無出於所存之書者清江劉氏權衡三傳得之爲多而其所爲傳用意奧深非博洽於典禮舊文者不足以盡明之是以知者鮮矣蓋嘗竊求於先儒之言以爲直書其事而其義自見斯言也學春秋者始有以求聖人之意而無傳會糾纏之失矣程叔子所謂時措之宜爲難知者始可以求其端焉胡文定公之學實本於程氏然其生也當宋人南渡之時奸佞用事大義不立苟存偏安智勇扼腕內修之未備外攘之無策君臣父子之間君子思有以正其本焉胡氏作傳之意大抵本法於此蓋其學問之有源是以義理貫串而辭旨無不通類例無不合想其發憤忘食知天下之事必可以有爲聖人之道必可以有立上以感發人君天職之所當行下以啟天下人心之所久蔽區區之志庶幾夫子處定哀之間者乎東南之人賴有此書雖不能盡如其志誦其言而凜然猶百十年其國亡志士仁人之可書未必不出於此也然其爲學博極群書文義之所引不察者多矣國家設進士科以取人治春秋者三傳之外獨以胡氏爲說豈非以三綱九法赫然具見於其書者乎而治舉子業者掇拾緒餘以應有司之格旣無以得據事直書之旨又無以得命德討罪之嚴無以答聖朝取士明經之意新安汪克寬德輔以是經舉於浙省其歸養也能以胡氏之說考其援引之所自出原類例之始發而盡究其終謂之胡氏傳纂疏其同郡同氏前進士澤民叔志父詳叙之夫讀一家之書則必盡一家之意所以爲善學也推傳以達乎經

因賢者之言以盡聖人之志則吾於德輔猶有望也

汪澤民序曰仲尼假魯史寓王法春秋之義立矣然聖人之志有非賢者所能盡知是以三家之傳有時而戾夫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亦多矣非聖人從而筆削則綱常之道或幾乎熄託之空言可乎游夏深知夫子之志而未嘗措一辭孟子發明宗旨辭簡而要左氏考事雖精闇於大義公穀疎於考事義則甚精胡氏擴三家之長而斷之以理漢唐諸儒輿論蓋深有取間若有未底於盡善者豈猶俟於後之人與吾宗德輔年妙而志強學優而識敏潛心經傳嘗名薦書於是徧取諸說之可以發明胡氏者疏以成編觀其取舍之嚴根究之極亦精於治經者歟予嘗病世之學者勦塵腐矜新奇竊附於作者之列奚可哉德輔學有原委而纂集之志欲羽翼乎經傳可尚也

克寬自序曰謹按春秋傳注無慮數十百家至於程子始求天理於遺經作傳以明聖人之志俾大義炳如日星微辭奧旨瞭然若眎諸掌胡文定公又推廣程子之說著書十餘萬言然後聖人存天理遏人欲之本意遂昭燁於後世愚嘗佩服過庭之訓自幼誦習至治壬戌從先師可堂吳先生受業於浮梁之學宮朝夕玩繹若有得焉顧每自病謏見寡聞而於類例之始終證據之本末莫能融貫而旁通之乃元統甲戌教授邵齋講廟之暇因閱諸家傳注採摭精語疏於其下日積月羨會萃成編非敢以示同志蓋以私備遺忘云爾至元丁丑嘗求訂定於宗公叔志先生以爲足以羽翼乎經傳畀之序引明年值鬱攸之變斷

簡煨燼漫不復存越三年辛巳搜輯舊聞往正是於邵庵
虞先生頗加獎勵并題卷端克寬自揆淺陋奚敢管窺聖
經賢傳之萬一然詳註諸國紀年諡號而可究事實之悉
備列經文同異而可求聖筆之真益以諸家之說而裨胡
氏之闕遺附以辨疑權衡而知三傳之得失庶幾初學者
得之不待徧考群書而辭義燦然亦不爲無助也

吳國英序曰國英曩從環谷先生受讀春秋於郡齋先生
手編胡氏傳纂疏雖一以胡氏爲主而凡三傳註疏之要
語暨諸儒傳注之精義悉附著之且胡傳博極群經子史
非博洽者不能知其援據之所自與音讀之所當先生詳
究精考一一附注於是讀是經者不惟足以知胡氏作傳
之意而且溯流尋源亦可識聖人作經之大旨矣書甫成
編國英宦遊四方越十五年始睹同志鈔謄善本而建安
劉君叔簡將鋟諸梓以廣其傳則不惟諸生獲春秋經學
之階梯而凡學者開卷之餘不待旁通遠證事義咸在是
則先生纂疏之述有功於遺經而有助於後學豈曰小補
之哉

楊士奇曰春秋胡傳纂疏三十卷元新安汪克寬輯蓋左
氏公穀之外漢以下儒者說春秋甚多惟伊川程子爲得
聖人之旨惟胡文定公實傳程子之學朱子曰文定春秋
明天理正人心體用該貫有剛大正直之氣故近世治春
秋者兼主左氏公穀文定四家三傳舊有注疏此書專主
胡傳云

陳霆曰環谷汪氏專門春秋之學所著有春秋纂疏左傳

分紀等書然其說春秋頗亦可議魯君卜郊其言曰考之
春秋宣成定哀之改卜牛皆在春正月僖之卜在四月則
是魯之郊止於祈穀而非大報之禮亦明矣愚按郊祀之
禮冬至爲大報天孟春爲祈穀春秋用周正先儒具有成
說今考之經傳所紀顯然可証春秋之正月夏之十一月
也其四月乃夏之二月也以是而論則宣成定哀之郊正
爲冬至之報天而僖之用四月乃爲入春而祈穀借曰春
秋行夏之時謂正月四月之郊爲祈穀似也然魯獨有所
而無報於理安乎是雖苟欲爲魯避大報之僭然爲說窒
碍矣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其說曰嘗以物成而薦新周
之八月乃夏之六月物未大成嘗非時也至論桓八年春
夏二烝則謂春秋常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
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十四年嘗本得時矣
然因御廩災越四日乙亥而嘗譏以災餘而祭爲不敬也
大桓一嘗也旣以爲非時郊之正月四月則認爲夏時嘗
之八月又目爲周正跡其先後不自悖矣乎然則雖以自
信吾未見其可也

春秋諸傳提要

佚

左傳分紀

佚

春秋作義要決

一卷

未見

梁氏寅春秋攷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於讀春秋也病傳之言異求褒貶或過乃因朱子之言惟論事之得失謂之春秋攷義

戴氏良春秋三傳纂考

誌作春秋經傳攷

三十二卷

未見

趙友同作志曰先生諱良字叔能其先杜陵遷婺之浦江爲月泉書院山長至正辛丑以薦擢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洪武壬戌以禮幣徵至京師召見留會同館上欲用先生以老病固辭頗忤旨待罪久之卒於寓舍有春秋經傳考三十二卷藏於家

良自序曰錯薪刈楚披沙揀金微事尚然而沉於學乎況於聖人之經有所蕪沒於傳注者乎然則春秋之文昭揭千古學士大夫往往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統緒之會歸者無他亦惟傳家之言有以混淆其間故耳嗚呼春秋辭尚簡嚴游夏之徒已不能贊以一辭而吾聖人之微言奧旨果有待於支離繁碎而後見邪傳春秋者有三曰左氏公羊氏穀梁氏然公穀主釋經左氏主載事能令百代之下頗見本末而因以求意者左氏之功爲多然而義例宗旨交出於筮祝卜夢之間讜言善訓不多於委巷浮戲之語而公穀之說又復互相彈射不可強通遂令經意分裂而學者迷宗也良自蚤歲受讀即嘗有病於斯尋繹之次

因取三家之言稍加裁剪以掇其要疏之經文之下其於一事之傳首尾異處者既得以類而從而文意俱異各有可存者亦皆並立其語然後隨文觀義若網在綱雖行有刊句句有刊字非復本文之舊方之刈楚揀金之細不又有閒乎雖然亦將藏之篋笥以自備遺忘而已若夫優柔厭飫自博而反約則三君子之成書在也予亦安敢有所取舍其間以爲是經之蠹哉

劉氏永之春秋本旨

佚

永之自述曰春秋時列國之史亦莫不有人焉其立辭也亦莫不有法焉趙穿之弑逆也而書曰趙盾弑其君則晉史之良也崔杼之弑逆也太史死者三人而卒書曰崔杼

弑其君則齊史之良也之二國者有二良焉而況於魯有周公之遺制爲秉禮之臣者乎是故法之謹嚴莫過於魯史其屬辭比事可以爲訓莫過於魯史其當世之治亂盛衰可以上接乎詩書之迹莫過於魯史是以聖人有取焉謹錄而傳焉以寓其傷周之志焉其知者曰是不得已焉耳其不知者曰是匹夫也而暴其君大夫之惡於天下後世故曰知我者在是罪我者在是亦聖人之謙詞云耳夫豈曰改周制寓王法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之謂哉大較說春秋者其失有三尊經之過也信傳之篤也不以詩書視春秋也其尊之也過則曰聖人之作也其信之也篤則曰其必有所受也其視之異乎詩書也則曰此見諸行事也此刑書也夫以爲聖人之作而傳者有所受則

宜其求之益詳而傳合之益鑿也。以爲見諸行事以爲刑書則宜其言之益刻而鍛鍊之益深也已。以爲美則強求諸辭此予也。此奪也。聖人之微辭也。或曰聖人之變文也。一說弗通焉。又爲一說以護之一論少窒焉。又爲一論以飾之。使聖人者若後世之法吏深文而巧詆蔑乎寬厚之意。此其失非細故也。今僕之愚曰其文則魯史其義則彰善而癉惡莫述而傳於後則以刪詩定書贊易同其狂僭而其爲傳也則直釋其義其善者曰如是而善其惡者曰如是而惡無褒譏予奪之說其區別凡例則主程子其綱領大意則主朱子其三傳則主左氏以杜預說而時覈其謬妄其諸家則無適主取其合者去其弗合者如是而已。邵遠平曰清江劉永之仲修治春秋學洪武中以成平其與梁孟敬講春秋一書可謂持平之論。

朱氏 右春秋傳類編

失

右自序曰愚讀春秋三傳國語愛其文煥然有倫理該而事核秦漢以下無加焉。因采摭其尤粹者得若干卷題曰春秋傳類編而爲之序曰圖書出而人文宣光嶽分而人材降是人材者人文之所寄也。孔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亦謂是也。夫自周室既東聖賢道否孔孟之教不行於天下春秋戰國之際功利日興權謀是尚固不足以上窺天人之奧而布其致君澤民之心矣。幸而天理不泯斯文未墜經生學士器識卓絕不無人焉。求其能輔翼聖經垂刑世範者愚於左氏公羊穀梁氏而深有

望也雖然三傳國語之文不能無辨左氏則無閒然矣國語之書前輩亦未定爲何人詳其詞氣要非左氏之筆蓋亦倣左氏而自爲一家者世以爲春秋外傳得無意乎公羊穀梁爲經而作典禮詳實詞旨簡嚴有非他能言之士可及也愚試評之譬之良工之繪水與木也藝有專精則所就有深淺然自心巧發之則各得其一端之妙左氏之文煥然有章小大成紋猶水之波瀾也蘖蘄敷腴英華暢發猶木之滋榮也公穀之文源委有自派脈分明猶水之淵泉也根據得實柯條森挺猶木之支幹也要之繪者雖意匠所得不同然其心術之微神巧之妙變化無窮皆工之良而無迹之可指也若國語則未免有迹矣旣未足以異春秋之經不過戰國閒能言之士太史公頗采其說因附於編俾學者知作文立言之有法也語云文勝質則史是編也亦史氏之宗匠文章之筌蹄歟

謝鐸曰春秋類編朱右著今亡

徐氏尊生春秋論一卷

未見

嚴州府志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洪武初召議禮與修元史日歷授以官辭後爲翰林應奉

王氏廉春秋左氏鈎糸

未見

張氏宣春秋胡氏傳標注

未見

黃虞稷曰宣字藻仲江陰人其書明初與四書點本並刊於江陰縣學

胡氏翰春秋集義

佚

陸元輔曰仲申及登許文懿公之門其文見稱於黃文獻柳文肅有勸之仕者輒辭避地南山中著書自樂高皇聘授衢州教授尋纂修元史賜白金文綺以歸著有春秋集義

熊氏釗春秋啟鑰

佚

黃虞稷曰釗字伯昭進賢人領元鄉薦洪武中薦入校書會同館

滕氏克恭春秋要旨

佚

開封府志滕克恭字安卿祥符人登元進士第累官集賢館學士洪武初兩聘爲河南鄉試考官壽百餘歲

王氏受益春秋集說

佚

王鈍志墓曰先生諱受益字子謙紹興山陰人受春秋於楊先生澄原元至正壬寅中浙江鄉試省臣版授仁和縣學教諭病春秋傳註多而局於事例聖人作經之旨因以不明乃取汪克寬纂疏李廉會通程端學本義三書折衷其是非務在明經不爲科舉道地名之曰春秋集說凡五十餘萬言復病其言之多而學者不能悉記欲定從簡未

竟故不及行於世洪武八年舉本縣學教諭歷冀滁陝三州學正官止國子助教

傅氏藻等春秋本末

三十卷

存

實錄洪武十一年五月癸酉命東閣文學傅藻等編纂春秋本末閏月乙酉書成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欲究其終始則艱於考索乃命藻等纂錄分列國而類聚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之世以尊正統次魯公之年以仍舊文事之終始秩然有序賜名曰春秋本末宋濂序曰洪武十一年夏五月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

年之中其本末未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着人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名譜世本附錄等類頗失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也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魯後而齊復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爲親其霸視齊爲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陳秦獨後異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於春秋並居其後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文學臣傅藻等承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次序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爲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爲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皇

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勅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
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
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爲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
定罪之重輕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乎春秋使君而知
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
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昭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
之教也然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
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如涉彼大海渺無津
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敬惟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
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
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皇上
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於四海是心也天地之
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疏
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
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
辨臣宋璉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楊士奇曰春秋仲尼因魯史之舊筆削之以著法戒春秋
本末找太祖高皇帝命儒臣因仲尼之舊彙萃之以便覽
觀義例甚精皆聖制也刻板在太學余家所藏二十冊得
於廬陵晏彥文

高氏允憲楊氏磐春秋書法大旨

一卷

未見

張萱曰洪武中國子博士高允憲助教楊磐奉旨編修因

聖經以考三傳依啖趙纂例分類刪繁節要凡二十三則
劉氏基春秋明經

四卷

佚

錢謙益曰基字伯溫青田人元至順癸酉明經登進士第累仕皆授劾去太祖定婺州規取處州石抹宣孫總制處州爲其院經歷宣孫敗走歸青田山中孫炎奉上命鈎致之乃詣金陵後以佐命功官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正德中追諡文成

張氏以寧春秋胡傳辨疑或作論衡

三卷

佚

錢謙益曰以寧少以春秋登第作春秋胡氏傳辨疑最爲辨博而春王正月考未就洪武二年夏卒業於安南之寓館書成逾月而卒

楊氏昇春秋正義

佚

楊士奇志墓曰杭有君子曰楊孟潛諱昇洪武丙子以春秋選鄉試明年會試中副榜授教諭星子縣陞邵武府學教授調徽州以子寧貴累贈至嘉議大夫刑部右侍郎

李氏衡春秋集說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三冊

未見

江西通志李衡字元成崇仁人洪武初本學訓導

張萱曰洪武中臨川李衡著其說宗吳艸廬參以李廉會
通汪德輔纂疏凡五十餘家

包氏

文舉

春秋微意發端

佚

括蒼彙紀文舉字仕登松陽人洪武中聘授國子助教歷
齊府長史

石氏

光霽

春秋書法鈎糸

四卷

存

光霽發凡云是編書法大抵分屬五禮蓋以春秋一經往
往因失禮而書以示褒貶出乎禮則入乎春秋也五禮括
未盡者別爲雜書法以冠乎首餘則皆以吉凶軍賓嘉別
其類庶幾屬辭比事是非易知也猶慮初學未悉五禮條
目復載周禮經注使知其槩云

亡名子序曰春秋魯史之名也寓褒貶於筆削則聖人也
鳳不至圖不出聖人知其道終不行於當時以誅賞之大
權託之魯史立萬世之常經其慮遠其志深而旨則微矣
今去聖人遠矣自邱明而下傳者衆矣傳者衆則見有是
非言有得失而筆削之旨益晦矣此鈎糸之所以作也鈎
糸者石氏仲濂之所輯也仲濂以啖氏趙氏之纂例詳於
經而於傳意則或略以纂疏會通之書備於傳而於屬辭
比事之意或未盡乃損益其所未備者類書而朱書以紀
其數復表程朱之格言或間附以己意以補其不足筆削
之大旨可得矣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者或事同而書

不同或書同而事不同或因事直書或婉詞以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而出於聖筆也噫褒貶豈聖人之私哉天下之公也欲萬世之下人皆知之則亂賊懼是春秋非魯史之舊文而皆寓乎聖人之筆削鈎弋又所以發筆削之遺旨使後之人易知者也仲濂之用功亦勤而志亦切矣予見其書成之不易故亟歎賞而述其纂輯之意於乎後世必有好之者矣

黃虞稷曰光霽字仲濂泰州人張以寧弟子洪武一二年以薦爲國子監學正陞春秋博士

張氏洪春秋說約

十二卷

佚

瞿氏佑春秋貫珠

佚

李騰鵬曰佑字宗吉錢塘人洪武中爲宜陽臨安儒學教諭遷國子助教擢周府長史致仕

金氏居敬春秋五論

佚

黃虞稷曰字元忠休寧人從朱升趙汭學凡二家著述多其校正

張氏復春秋中的

一卷

佚

嚴州府志張復字明善淳安人司訓郡庠學者稱爲書隱

先生

方氏孝孺春秋諸君子贊

一卷

存

孝孺自序曰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碣以下十有五人取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按正學先生所贊一十五人石碣季梁臧僖伯公子友叔肸劉康公范文子子臧臧文仲祁奚魏絳孟獻子季札子皮子家羈

經義考卷一百九十九終

弟子徽州程 淞覆授

經義考卷二百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春秋三十三

胡氏廣等春秋集傳大全

三十七卷

存

吳任臣曰永樂中勅修春秋大全纂修官四十二人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

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
陳用陳璲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
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大夫禮部郎中
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吳
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
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承直郎
刑部主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
事郎大理寺評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
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儒
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善化縣儒學教諭顏
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訓導留季安

其發凡云紀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會通經文以胡
氏爲據例依林氏其實全襲纂疏成書雖奉勅纂修而實
未纂修也朝廷可罔月給可糜賜予可要天下後世詎可
欺乎

金氏幼孜春秋直指

三十卷

佚

春秋要旨

三卷

佚

黃虞稷曰幼孜爲翰林侍講侍仁宗於東宮令纂十二公
事爲要旨以進

胡氏直春秋提綱

佚

黃虞稷曰直字敬方吉水人由貢入太學中永樂元年甲申鄉試六館多師之稱西澗先生

李氏萱春秋啓蒙

佚

高層雲曰萱字存愛華亭人永樂閒鄉進士錢學士溥師事之

陳氏嵩春秋名例

佚

黃虞稷曰嵩字伯高寧海人年十五縣辟為吏嵩上書縣令請為生員永樂中以國子監生纂修文淵閣

郭氏恕春秋宗傳

佚

廣平府志郭恕字安仁雞澤人永樂甲午舉人歷官山西布政使參議

馮氏厚春秋卑論

佚

黃虞稷曰厚字良載慈谿人舉明經官淮府長史與李伯璵同編文翰類選大成學者稱坦庵先生

馬氏駢春秋探微

十四卷

存

按是書抄本無序其首卷書名曰揚州府學生員

馬駢未詳時代

李氏奈春秋管闢

佚

春秋王霸總論

佚

黃虞稷曰蒙陰人宣德丁未進士陝西右參議

劉氏祥春秋口義

佚

黃虞稷曰清江人宣德己酉舉人翰林院檢討

劉氏實春秋集錄

十五卷

存

實自序曰古者帝王治天下其道皆本諸天故惇典庸禮命德討罪不過奉若天道而已非有所為也霸者則假此以行其私雖不能謂無功於時然皆有所為而為而非本諸天者也蓋至是時天理民彝或幾乎熄矣孔子假魯史而筆削之以寓王法以抑霸功以存中國之體復先王之治如斯焉耳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迹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自日用彝倫之外大而天地四時微而昆蟲草木靡所不及噫非聖人其孰能修之故君子謂是書為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有志者誠不可以不學也自有是經以來釋之者衆其閒諸說亦云備矣但未有會而一之者胡氏之宏綱大領非不正也惜乎其為有宋高宗告而非為學者設則其於聖經筆削之旨豈能一一而盡之哉實不

自揆輒取諸儒之說會輯成篇因名之曰集錄以便初學而非敢謂有所發明也

陸元輔曰實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歷南雄知府

饒氏秉鑑春秋會傳

十五卷 提要一卷

存

秉鑑自序曰春秋說者不一然得其事實之詳莫若左氏得其筆削之旨莫若胡氏左氏事之案也所紀多出舊史雖序事或泛然本末詳略夫豈無所據哉胡氏經之斷也所論多主公穀雖立例不一然論據於理亦豈無所見哉是以我太宗文皇帝命集儒臣纂修春秋大全必以胡氏

為主而引用諸儒傳注必以左氏為先蓋有由矣第左氏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而泛切之有不同胡氏或引其事而斷其義或斷其義而不書其事而詳略之有不一矧二傳各為一書似不相合故學者未易得其旨也予讀是經有年乃忘其固陋竊取二傳合而編之於其詞泛而易重者則依廬陵李氏會通以少裁之詞略而未備者則取公羊穀梁傳義以少補之然後案與斷相合事與理俱明而一經之旨不待他求而得於此矣因目之曰春秋會傳雖曰沿經引注非有所補益然初學之者得少便於講習不亦淺之為助者與

何喬新志墓曰先生諱秉鑑字憲章世家廣昌麟角里初從監察御史聶宗尹受春秋又從教諭羅濬受尚書正統

甲子領江西鄉薦兩試禮部俱名在乙榜景泰三年除肇慶府同知遷知廉州府歸建甯峰書院與修撰羅應魁講學其間著有春秋提要春秋會傳傳於世

葉氏萱春秋義

佚

陸元輔曰葉萱字廷懋華亭人景泰甲戌進士歷官布政使

郭氏登春秋左傳直解

十二卷

未見

錢謙益曰登字元登武定侯英諸孫土木之難以都督僉事守大同也先部擁上皇至城下登俾謝却之景泰閒進

封定襄伯上皇復辟謫戍甘肅成化初復爵卒贈侯諡忠

武

陸元輔曰定襄以名將解左傳遠與杜武庫爭衡

黃氏仲昭讀春秋

一篇

存

袁氏顯春秋傳

三十卷

未見

包氏瑜春秋左傳

四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字希賢青田人成化中浮梁教諭

王氏鑿春秋詞命

三卷

存

鑿自序曰予讀左傳愛其文而尤愛其詞命當春秋時諸侯大夫朝聘宴饗征伐盟會類以微言相感觸其詞命往來亦皆婉而切簡而莊巽而直雖或發於感憤然猶壯而不激屈而不撓詞窮矣然且文焉遁而飾偽而恭証而近正於戲何其善於詞也其猶有先王之遺風乎予生謫叨甚思所以變其氣質而無由因彙萃其詞而日諷焉庶有益乎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讀此編者亦可以有言矣錢謙益曰鑿字濟之吳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及第自編

修歷官吏部右侍郎正德元年入內閣進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加少傅改武英殿致仕嘉靖初卒諡文恪

宋氏佳春秋膚說

未見

黃虞稷曰佳字子美奉化人成化癸卯舉人徽府長史

羅氏昕春秋撫要

未見

廣東通志羅昕字公旦番禺人成化乙酉舉鄉薦弘治間累遷貴州按察僉事

楊氏循吉春秋經解摘錄

一卷

佚

錢謙益曰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除禮部主事善病年三十有二致仕八十九自爲壙志而卒

吳氏廷舉春秋繁露節解

四卷

未見

廣西通志吳廷舉字獻臣梧州人成化丁未進士累官南京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邵氏寶左觚

一卷

存

寶自序曰予昔讀左傳蓋志於求經故於其辭不求甚解非不欲解也思之不得故遂已之嘗歎杜子美所謂讀書

難字過者之不誣壬午夏仲暑雨連月齋居無事乃屬塾師高子明取而讀焉予隱几聽之遇難解處則稽之疏義而參諸他書縱橫推度往往有得得輒呼筆記之於簡是秋讀畢叙錄成帙凡若干條疎陋之見不知與邱明之意果有得與否也名之曰左觚俾里塾藏之觚解結之具也

桑氏悅春秋集傳

未見

悅序略曰傳春秋者不一家近世多宗胡氏發明聖人褒貶之旨不爲不多但病其議論翻覆文致成章又當宋高宗南渡之時欲輸忠蓋於章句之間故於復讎處言之微有過當有非萬世之通論悅不自揣量因取胡傳刪之擇取諸家之平順者補其闕略閒有一得之愚亦附見其中

名曰春秋集傳薄宦代耕奔走南北凡十易寒暑始克成
編傳總若干言爲之序以俟後之君子弘治四年三月
劉氏績春秋左傳類解

二十卷

曹溶曰劉氏左傳類解莆田洪珠爲之序晉藩刻之於寶
賢堂

畢氏濟川春秋會同

佚

廣信府志濟川貴谿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翰林編修
席氏書元山春秋論

一卷

未見

姓譜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庚戌進士由剡城知縣累遷
兵部右侍郎以議大禮陞禮部尚書加少保武英殿大學
士卒贈太傅諡文襄

胡氏世寧春秋志疑

十八卷

未見

童氏品春秋經傳辨疑

一卷

未見

蔡氏芳春秋訓義

十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芳字茂之浙江平陽人弘治戊午舉人歷官福建鹽運司副使折衷諸傳而為是書

許氏誥春秋意見

一卷

未見

金氏賢春秋記愚

十卷

存

顧璘曰金子潛心春秋幾二十年凡先儒傳注無不考證而討論者故比事甚廣析義甚精其發凡指意或執經以闡義或反傳以補編或稽實以明疑或裁道以正謬陳之

則皦然易見舉之則坦然可行杜氏所謂優柔厭飫怡然理順者也其子大車所叙新義數十尤發前傳之所未發賢自序曰昔壺遂問於司馬遷曰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遷曰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達王事而已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遷之言蓋本諸此夫平王東遷周室雖微而遺法尚存是以禮樂征伐猶或有自天子出者及齊桓主霸天下宗齊而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溴梁之會群臣主盟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陽貨作亂季斯見囚而禮樂征伐自陪臣出矣此春秋之大勢夫子之深憂而經不容以不作矣若夫誅亂臣討賊子嚴內外崇仁義黜詐力尊君卑臣貴王賤霸程子所謂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此類

是也至若有功者或不錄有罪者或見原如齊桓違王志而會世子反或許之鄭文承王命而背首止乃致譏焉晉厲弑于臣而書國蔡昭弑于臣而書殺晉昭徵會欲示威也而或取其功吳師從蔡欲謀楚也而或進其爵桓公無王定公無正權衡獨裁於聖心是非不徇乎衆見程子所謂微辭奧義時措從宜者此類是也夫其炳如日星者衆人可得而知矣其時措從宜者非深於道者孰能識之哉夫春秋感麟而作曷託始於隱公元年邪蓋以隱攝之初正雅亡之時也雅亡則王法弛矣故作春秋以寓王法使爲善者於焉而取則爲惡者於焉而知懼誠經世之大典百王之大法也故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正謂此耳或曰

神凡之意發於傳左氏詳於事公穀深於理而又發揮於諸儒大備於文定春秋有傳矣紀愚何爲而作也曰今夫山草木生之而樵者不能以盡採今夫水魚鼈生焉而漁者不能以盡取聖言淵微義理弘博是以傳者雖多而各有所得探之益深推之益廣譬之飲河者各充其腹而源不竭此紀愚之所以作也其有未盡者別爲或問於後愚也固陋淺薄安敢擬於諸傳亦以識其所得而已矣

黃虞稷曰金賢字士希江寧人弘治壬戌進士官給事中以忤劉瑾出爲大名知府徙延平請老歸嘗曰聖人精蘊盡於易而妙用見諸行事則在春秋學者不通春秋終不達聖人之用遂取三傳及諸家之說研究異同發所未發成紀愚十卷

徐氏泰春秋鄙見

佚

俞汝言曰豐崖徐氏海鹽人弘治甲子舉人光澤知縣

湛氏若水春秋正傳

三十七卷

存

若水自序曰春秋者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存乎義聖心之義存乎事春秋之事存乎傳經識其大者也傳識其小者也夫經竊取乎得失之義則孔子之事也夫傳明載乎得失之迹則左氏之事也夫春秋者魯史之文也謂聖人某字褒某字貶非聖人之心也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

矣夫其文則史經之謂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傳之謂也合文與事而義存乎其中矣竊取之謂也義取於聖人之心事詳乎魯史之文後世之言春秋者謂字字而筆之字字而削之若然烏在其為魯史之文哉惟觀經以知聖人之取義觀傳以知聖人所以取義之指夫然後聖人之心可得也惜也魯史之文世遠而久湮左氏之傳事實而未純其餘多相沿襲於義例之文而不知義例非聖人立公穀之厲階也是故治春秋者不必泥之於經而考之於事不必鑿之於文而求之於心事得而後聖人之心春秋之義可得矣予生千載之下痛斯經之無傳諸儒又從而紛紛各以己見臆說而汨之聖人竊取之心之義遂隱而不可見於是取諸家之說而釐正焉去其穿鑿而反諸渾淪莫

其繁蕪以不汨其本根不泥夫經之舊文而一證諸傳之
實事聖人竊取之心似若洞然復明如披雲霧而覩青天
也名曰春秋正傳夫正傳云者正諸傳之謬而歸之正也
高簡序曰春秋正傳之作其有憂乎昔者仲尼慨道不行
於天下而文武之法廢是故援魯史而直書使後之觀之
者得考其善惡是非以為永鑒其為心固渾乎其天而皎
乎其日月也乃義例興而諸傳出焉春秋之學殆若法家
者流鍛鍊刻深而莫知所紀極也閒有明焉者則又通諸
此而彼或窒焉至於所謂進退予奪之類以為盡由孔子
害義尤甚故看山蘇氏不得其說而強歸諸魯其亦覺乎
此矣甘泉先生憂聖人之心之弗明也乃即其書法而表
章之一本諸孟子正諸傳之誤兼采其長以其灑然平易
之心而契之故聖人取義之志躍如於前而不可掩諸儒
非不有其心也而義例拘焉或有非聖人之義者矣簡得
先生所述而讀之始覺吾心豁然開朗絕無瑕翳爰與同
門江都沈汝淵氏參詳讐校而卜萊者亦先生門人遂捐
貲刻之以傳

劉氏節春秋列傳

五卷

存

邱九仞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人臣之賢否得失
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夫人為之傳也至子長
史記則稍為之傳矣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踵為
之大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氏通志始為加詳然亦未

盡也況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主魯史以例列國或雜寓言以淆真實甚者齊宋大國闊略無徵柳下百里之賢特以附見其繆陋可見矣今觀梅國劉公之爲是書本之左氏參之國語兼采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不遺凡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行之微苟可以風天下示來世者莫不昭然可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企跡先民若將物色髣髴而歆畏存焉其著述之功真足以補史氏所未及矣

潘榛序曰列傳之體創自太史氏然春秋大夫自管晏伍胥而外無與焉他亡論矣如柳下惠臧文仲子產子文百里狐趙諸人豈卽減於管晏者而槩不爲傳得無疎乎或曰左氏傳之已詳然左氏編年爲例杜元凱以爲必原始

要終優游饜飫然後爲得則亦安能使學之者盡如彼其癖也余弱冠受左氏逮強仕猶未得其要領守廬之暇得劉君所爲春秋列傳讀而心好之顧是書歲久譌亂於是更爲繕寫梓旣成進諸生而語之曰古者稱謂或以名或以字或以爵或以封邑讀者不悉心考之茫然莫解讀此傳而諸人履歷可不爽也又諸人事錯見於傳左氏每一事輒附以君子之評褒貶未歸於一讀此傳則生平畢備以定褒貶可無失也又諸國散亂無統興亡之故漫焉難考讀此傳則國之興以若而人廢以若而人其閒政治得失風俗好尚可統觀也諸生唯唯遂書之簡端

魏氏按春秋經世書

二卷

存

按自序曰春秋魯之策書也其法受之周公自伯禽撫封於魯迄於頃公而魯亡者國史舊文也斷自隱公為始絕筆於獲麟此則孔子所修後世尊而為經者也孔子所為修春秋者明王不興三綱五常大墜於地是故撥亂世而反之正垂百王其名曰史其實固夫子之政經也

張氏邦奇春秋說

一卷

存

經義考卷二百終

弟子杭州潘邦杰覆校

經義考卷二百一

秀水朱彝尊編

男昆田校

春秋三十四

呂氏桄春秋說志

五卷

存

江氏曉春秋補傳

五卷

未見

杭州府志曉仁和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工部右侍郎贈尚書

鍾氏芳 春秋集要

二卷

未見

胡氏纘宗 春秋本義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崇慶 春秋斷義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昔者吾聞諸夫子曰吾行在孝經志在春秋而孟子推廣仲尼則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吾是以知春秋聖人之心經也因史而寓

吾義焉爾也然而聖人之義存乎取舍聖人之取舍存乎是非是故是非之來無恒而後吾之取舍應焉而何嘗有心於其閒也如此則聖人可窺後人之鑒可惡也矣今夫人倫莫大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始終莫大乎冠昏喪祭弔賻殯葬交際莫大乎朝覲會同盟誓聘問內外莫大乎中國四裔潤色戡定莫大乎禮樂征伐省咎反躬莫大乎時之災祥民之向背巡行莫大乎省方田狩然而莫不有先王之法在焉夫法天之理也人之紀也不可亂也理悖而紀亂人之心滅矣吾乃今然後知仲尼之悲周也夫悲周因之於魯探其原也是故言魯所以正列國也舉列國所以例魯也又從而參之周所以互見也焉無窮防也仲尼取舍之義微矣然而經者綱也史之文也有筆削

焉傳者目也列國之事也聖人取舍之心行乎其中矣而
謂字字而褒字字而貶豈所以論聖人也哉故善觀春秋
者必以傳善觀傳者必以理必自平心易氣始平心易氣
者必自無欲始仲尼復起必從吾言矣作春秋斷義嘉靖
戊戌

楊氏慎 春秋地名考

一卷

未見

余氏本 春秋傳疑

一卷

未見

王氏道 春秋億

四卷

未見

霍氏韜 春秋解

未見

馬氏理 春秋備義

未見

鄭氏佐 春秋傳義

未見

黃虞稷曰佐字時夫正德甲戌進士福建右參議

舒氏芬 春秋疑義

未見

姜氏綱 春秋曲言

十卷

存

黃虞稷曰綱目幼章金華人正德丁丑進士工部郎中

王氏漸達春秋集傳

未見

漸達自序曰春秋者大聖人所作之經為天下古今禮義不易之公案也而論春秋者乃有千載不決之疑二焉曰凡例也周正也凡例見於三傳漢唐宋之儒者皆從而附會之雖以胡氏猶不免焉惟朱子始破其說以為非聖人之意而猶未明言以闢之也近得甘泉湛氏作春秋正傳乃深斥之然後凡例之說始弗信於天下周正亦起於左氏而漢唐宋之儒亦從而附會之雖以朱子猶不免焉唯

唐子西僅及之而亦未得其詳也近得周文安作辨疑集始析而正之而三正之說猶或遺焉予謂三正之說古無是制亦無是言也求之詩書考之周禮皆曰班朔事於諸侯自此始耳非謂改元也自是而改時改月之言漸興而天地陰陽之道乖矣故予斷以周王無建子之制夏歷為百王之書而春秋無冠月之訓自以謂足以破千載不決之疑不知博古君子以為何如也雖然得聖人之意而出於凡例時月之間猶相千里之馬而出於牝牡驪黃之外此又讀春秋者之所宜知也予既為春秋古經義以其辭簡奧恐讀者晦焉暇日徧觀諸儒之論亦有精確得聖人之意者裒為集傳俾學者一開卷而知之無事乎揣測牽強之勞庶幾明白簡易而聖人正大之情見矣

林氏希元春秋質疑

未見

季氏本春秋私考

三十六卷

存

唐順之序曰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又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與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閒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於是出其

所著春秋私考視余則公穀之義例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之要無甚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君嘗師陽明王先生聞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之流派星歷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核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也

錢謙益曰近代之經學鑿空杜撰紕繆不經未有甚於季本者也本著春秋私考於惠公仲子則曰隱公之母盜殺鄭三卿則曰成虎牢之諸侯使刺客殺之此何異於中風

病鬼而世儒猶傳道之不亦悲乎傳春秋者三家杜預出而左氏幾孤行於世自韓愈之稱盧仝以為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世遠言湮譌以承譌而季氏之徒出焉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太和添丁之禍其殆高閣三傳之報與季於詩經三禮皆有書其鄙倍略同有志於經學者見即當焚棄之勿令繆種流傳貽禍後生也

周氏臣春秋心傳

佚

陸氏武春秋輯略

未見

黃虞稷曰鄞縣人正德辛巳第二人及第

黃氏佐續春秋明經

十二卷

未見

湯氏虬春秋易簡發明

二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潼川州人正德十四年進士除溧陽知縣父沒

廬墓次遂不仕

梅氏薦春秋指要 一曰讀經律

一卷

存

胡氏居仁春秋通解

未見

袁氏祥春秋或問 一作疑問

四卷

未見

子仁狀曰吾父諱祥字文瑞怡杏其別號也以大父菊泉所著春秋傳有獨得其奧而人不易明者因著春微疑問四卷以發其微旨

李氏舜臣春秋左傳考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孔子作春秋至矣而何說者索其言于例乎蓋方之於天苟求其故寸短則尺長此善則彼惡春秋所以有例爾然又有非左氏所及至杜氏而始見者亦通曰例能不失其指不必親出之左氏可矣

左氏讀

未見

舜臣自序曰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雅亡也若風自邶以下作者尚多隱公以來風實未亡爾吾往讀詩因考之左傳遂讀左氏傳四歲而畢所得凡若干條

穀梁三例

未見

舜臣自序曰三例者時月日也穀梁與公羊氏說春秋皆以時月日起例然譬之組織穀梁氏為益精爾夫日詳于月月詳于時今考之經其或日者果非無以是故或例時而月或例月而日毫髮之察非穀梁氏其孰能與於此乎

豐氏坊春秋世學

經義考

卷二百一

七

三十八卷

未見

黃氏乾行春秋日錄

未見

徐氏獻忠春秋稽傳錄

未見

獻忠自序曰庚申冬予自吳興抵還浦南村舍計浹月無自遣也假籍於叔皮氏得春秋諸傳往予見其精義讀之三四過至是再卒業始見其說有所未安者數條又左氏微瑣不入傳者弗櫟括則弗著遂以臆說輔論之名稽傳錄夫傳春秋其大者三家至胡氏始折其衷故胡氏傳獨立於學官博士弟子無不諷誦焉至科士帖括則有陳同

父屬辭發其義甚備然則又何待予言也然師友相問辨雖仲尼睿聖不能無望於游夏之徒至於傳義雜出左氏綜其迹公穀申其辭後來諸所撰論亦甚廣公穀自以輔左氏所不及旨意盡矣胡氏折衷其說亦多所罷黜然則春秋之義辭簡而意深其有窮盡邪敢以是說併質之何子

陳氏深春秋然疑

未見

唐氏樞春秋讀意

一卷

存

潘季馴跋曰春秋讀意者何一菴唐夫子讀春秋而得其

意也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孔子之志過人欲存天理教天下興起其久汨之良心觸動其暫萌之天覺由此而察識之由此而擴充之則欲可過理可存矣或者不察乃曰春秋意在褒貶夫竊褒貶之權以賞罰天下是僭也正孔子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此春秋讀意所由作也知其意則會盟征伐之迹創霸紹霸之由託始絕筆之故皆可指掌而得之矣馴於是經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得其旨瞶瞶然者逾三十年讀此重有省焉若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雷也隆慶庚午

陸氏 榮 左傳附注

五卷

存

春秋左氏鐫

二卷

未見

榮自序曰太史遷言仲尼成春秋魯君子左邱明受之為著傳余以為非也左氏之文閎麗鉅衍為百代取則然其指意所存乃往往卑賤不中於道或為奇言怪說頗驚乎末流矣蓋戰國之初有私淑於七十子之徒者不得與仲尼並時又其書遭秦伏隱及漢世晚立於學官自劉歆始定其章句吾疑歆輩以意附益之者多也作左氏春秋鐫以曉初學者令觀擇焉

春秋胡傳辨疑

四卷

未見

粲自序曰昔仲尼作春秋旨微而顯至胡氏說經庶幾得之惜其或失之過求辭不厭繁委而聖人之意愈晦矣余嘗欲著之論辨而未能也今謫居多暇復披誦其傳遇有疑處輒書焉久而成帙以示從遊之士多有駭而問者余語之曰吾為此非敢異於胡氏也實不敢異於孔子耳雖然余敢遽以為是哉當質諸深於春秋者儻取二三策乎否則無惑乎諸君病吾言也嘉靖辛卯春二月朔日

馮氏良亨春秋解

未見

台州府志馮良亨字子通臨海人嘉靖戊子舉人慶遠府司知

施氏左粹類纂

十二卷

存

黃省曾序略曰近世好左氏者若吳郡守溪王公無錫二泉邵公河南空同李公皆游涉二傳樂而忘疲予友施宏濟博古敦行潛心下帷以春秋舉乃析別二傳之文自制命至於夢卜定為十有五目以轄萃其言凡十二卷命曰類纂於其隱而難通者務酌諸家而曲暢其義使學者不勞披觀可以因類而求沿文以討若八音殊奏聽之者易入而領也其心可謂勤矣

陸元輔曰施仁字宏濟長洲人嘉靖戊子舉人

廖氏暹春秋測

未見

瑞州府志廖暹字曰佳高安人嘉靖戊子舉人除知武康縣調詔安歸與鄒東郭講學著春秋四書測

經義考卷二百一終

弟子泰州陳國模覆校

